



辛弃疾像

## 故宫的书法风流②

辛弃疾第一次回归南宋，是与耿京义军的“二把手”贾瑞一起到达建康（今江苏省南京市），代表耿京与朝廷谈判归附之事。耿京义军归来，对正在建康巡幸的宋高宗来说是大喜过望，“即日引见”。这也是辛弃疾与宋高宗这两位南宋书法家的第一次见面，但他们讨论的事情与书法无关，而与抗金有关。那一天，宋高宗授予耿京天平军节度使一职，授予辛弃疾承务郎、天平节度掌书记。

## 挑灯看剑辛弃疾(二)

□祝勇

## 壹

纵马擒贼  
深入叛军营帐绑走贼酋

辛弃疾没有想到，当他从南方返回山东，耿京却被手下张安国暗害。张安国原是一支小型起义部队首领，被耿京收编。耿京之死，让义军呈现溃散之势，许多人投降金国，不愿投降的士兵，许多被当作了“人质”，劫持到金国。他们归附南宋的所有努力，几乎要化为乌有。

但辛弃疾不认输，他找到了当地军将李宝、王世隆，又约集了忠义军马全福等共五十人，纵马奔向济州（今属山东省菏泽市），趁着张安国饮酒庆贺、得意忘形之时，入帐直接绑走了张安国。张安国连“醉里挑灯看剑”都来不及，就成了辛弃疾的俘虏。等张安国的部下反应过来，辛弃疾的五十轻骑早已踪影全无。

辛弃疾马不停蹄，星夜兼程，抵达济州城，策反了张安国的一部分士兵。张安国手下（其实是原来耿京的手下），有许多士兵本来就不愿投降金国，于是加入了辛弃疾的阵营。辛弃疾这支轻骑小分队，瞬间壮大成一支万人之师。辛弃疾就带着他的队伍，踏着夜晚的露水行进，渴不暇饮，饥不暇食，跨过黄河，向淮泗地区一路挺进，经建康，抵临安（今浙江省杭州市），把这支万人部队，还有五花大绑的张安国一起交给南宋朝廷。高宗下令，将张安国斩首。这一行动，成为辛弃疾军旅生涯最传奇的一笔。

然而，辛弃疾或许不会想到，归附朝廷，不仅不能实现他抗金的梦想，而且从此戴上了“紧箍咒”，他越想奔赴战场，战场就离他越远，借用陆游诗句，是“报国欲死无战场”。

从此，一心抗金、恢复中原的辛弃疾就被南宋朝廷“晾”了起来，他在南宋的怀抱里一共度过了四十五载，一直没有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。

淳熙元年（公元1174年），迷蒙的秋色里，辛弃疾登建康赏心亭，不知是否会想起自己第一次到建康，面见宋高宗，谈论收复大业时的那份慷慨激昂。面对楚天千里，水随天去，无尽的惆怅袭来，他写下这样沉郁顿挫的词句：

一醉一梦，一醒一怜，折射出辛弃疾内心的无奈与苍凉。



《后赤壁赋》卷(局部) 南宋 赵昚 辽宁省博物馆藏

……  
落日楼头，  
断鸿声里，  
江南游子。  
把吴钩看了，  
栏杆拍遍，  
无人会，  
登临意。

……  
可惜流年，  
忧愁风雨，  
树犹如此！  
倩何人唤取，  
红巾翠袖，  
揜英雄泪！

晋朝桓温北伐，途经金城，见到当年手植的柳树已有十围之粗，不禁感慨：这时光的流转，这事业的未成，叫人情何以堪！无情未必真豪杰，还是请一位红巾翠袖的女子，去为英雄擦干脸上的泪痕吧。言外之意是，他连这样的红颜知己，都找不到。

## 贰

北伐失败  
宋孝宗吟诗弄墨自娱

绍兴三十二年（公元1162年），宋高宗赵构把皇位传给赵伯琮（后改名赵昚），自己住进了由秦桧旧邸改修的德寿宫，舒舒服服地当起了太上皇。

宋孝宗赵昚，开始是有着北伐之志的。隆兴元年（公元1163年），宋孝宗起用张浚，出征北伐。北伐之初，宋军势如破竹，但很快被胜利冲昏头脑，内部又生出裂隙，宿州（今安徽省宿县）一战，一夜惨败，仅丢下的盔甲，就有三万多件。

北伐失败，挫伤了宋孝宗的意志，用史书上的说法，是“用兵之意弗遂而终”；太上皇赵构的掣肘，更使他心灰意冷，把这个心怀大志的皇帝生生逼成了只知吟诗弄墨的风流雅士。他自己说，“无他嗜好，惟书字为娱”。在今天的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，收藏着他的《池上诗》团扇，上书：

池上疏烟笼翡翠，  
水边迟日戏蜻蜓。

一个皇帝，在水边上戏蜻蜓玩，也实在是闲到了无聊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藏着他的《渔父诗》团扇，上书：

轻舸依岸着溪沙，  
两两相呼入酒家。  
尽把鲈鱼供一醉，  
棹歌归去卧烟霞。

团扇上的这首小诗是以渔父的口气写的，自《楚辞》以来，渔父在中国文化中业已成了避世隐身、钓鱼江滨的隐士象征，孝宗皇帝以渔父自嘲，酒家买醉，棹歌而去，又希望自己像渔

父那样通透，不为世事所困，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”，无论世界清浊都是一样的开心，一样的没心没肺，何其洒脱，又何其无奈。

倒是他的书法可以一观，赵昚继承了赵构的风格，乍一看《池上诗》团扇，还以为是赵构写的，难怪《书史会要》中说“孝宗书有家庭法度”，即使是写字，也脱不掉太上皇的影响。

孝宗遗墨比较罕见，除了《渔父诗》团扇，还有《后赤壁赋》卷等。孝宗《后赤壁赋》卷，为泥金草书，书写苏东坡《后赤壁赋》全篇，共三十六行，钤朱文“御书”（大葫芦形）、“御书之宝”二印，现藏辽宁省博物馆。

宋金签订“隆兴和议”，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淳熙元年（公元1174年），宰相虞允文去世，更让北伐中原的希望化为泡影。

当年完颜亮率金军南下时，宋金在长江边的采石之战，虞允文几乎靠一人之力，力挽狂澜，让大宋转危为安。毛泽东在读到这段历史时评道：“伟哉虞公，千古一人！”

但在虞允文时代，辛弃疾并没有得到政治机会。相反，虞允文去世后，叶衡于同年十一月官拜右丞相，辛弃疾反倒有了“用武之地”。叶衡在不到十年内由地方小官升任丞相，其升迁速度十分罕见。叶衡也

是抗战派，更是辛弃疾的旧友，对辛弃疾了解而且赏识。叶衡主持朝政，又点燃了辛弃疾北定中原的渴望。

## 叁

命运弄人  
赋词抒发激越悲壮之情

这一段时间，辛弃疾心情是欢畅的，这一点可以从《洞仙歌·寿叶丞相》中看出来。在这首词中，辛弃疾写道：“相公是，旧日中朝司马。遥知宣劝处，东阁华灯。”他把叶衡比作司马光，把自己当成是“东阁贤士”。

辛弃疾没有想到，自己的“用武之地”，竟然是镇压起义、平息内乱。淳熙二年（公元1175年），茶商赖文政率茶商四百多人在湖北起事，击溃了名将王炎的正规军，又转战江西，打败了老将贾和仲。两次惨败，震动朝廷。叶衡认为，试炼一下辛弃疾军事才能的机会到了，于是举荐辛弃疾，前往镇压茶商起义的战场。

辛弃疾没有辜负叶衡的期望，不出半年，他就成功地诱杀了赖文政，收编了茶商的余寇，为朝廷平了内患。《宋会要》载：“淳熙二年闰九月二十四日，上（孝宗）谓辅臣，曰：江西茶寇已剿除尽。……辛弃疾已有成功，当议优于职名，以示激劝。”

但命运仿佛始终在捉弄辛弃疾，就在他热血沸腾，准备在战场上大展身手之际，叶衡却黯然罢相了。叶衡在朝中前前后后连一年都没有待够，就在淳熙二年九月匆匆“下课”。他去职的速度，就像他的升迁速度一样迅猛。

淳熙二、三年（公元1175年、1176年）间，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，经常巡回往复于湖南、江西等地。他来到造口，俯瞰不舍昼夜流逝而去的江水，思绪如江水般起伏，写下一首《菩萨蛮·书江西造口壁》，词云：

郁孤台下清江水，  
中间多少行人泪？  
西北望长安，  
可怜无数山。

青山遮不住，  
毕竟东流去。  
江晚正愁余，  
山深闻鹧鸪。

对此，“梁启超《艺衡馆词选》评曰：‘《菩萨蛮》如此大声鞞鞞（指若金鼓之声），未曾有也。’意谓以小令而作激越悲壮之音，空前未有。”

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  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